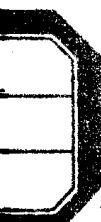


日本帝国主义史

第三卷

小山弘健 淺田光輝著





2 030 1055 2

日本帝国主义史

第三卷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潰

小山弘健 濑田光輝著

丛山王敦旭譯

(内部讀物)

根据东京青木書店 1960 年版譯出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华書店(内部)發行

*

1961年9月出版

編一書名 11002·238 定价(共三卷)(六)2.30元

序 言

《日本帝国主义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已出版，第三卷是最后一卷。这一卷闡述了自“九一八”事变前夜(出兵山东省以后)帝国主义發生体制上的危机时起中經“九一八”事变、日中战争，直到太平洋战争惨敗为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过程，按年代來說，則相当于1928年(昭和3年)到1945年(昭和20年)的十八年間。

关于第三卷所闡述的这段时期的問題，战后十五年来已有巨細紛紜的研究著作和資料問世，在史实方面特別遺留下的問題似乎已經不多了。作者之所以要重新对这一时期作一番研討，正如第一卷《序言》中所說，这是因为作者对于日本近代和現代史抱有独自的方法論上的見解，只有通过本書的三卷本才能在一貫的体系中加以具体地發揮。第一卷和第二卷曾經闡述的日本帝国主义具有特征的發展，后来以怎样的过程、形式和內容走向崩溃，必須从历史和邏輯的發展上加以論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來說，第三卷是不可缺少的(关于第三卷所叙述的这段时期迄今为止特別成为問題、而且目前仍然成为問題的主要論点，已在卷尾的《文献解說》中加以介紹。讀者最好先讀一下《解說》再看正文，这样也許更便于了解作者对問題的觀點)。

按原定計劃，第三卷全部由淺田光輝执笔，并且爭取繼第

二卷之后立即出版。但是从第二卷問世前后起，淺田因病不能执笔，后来又由于种种緣故，終于使出版日期拖延了一年多。因此，有关方面參酌出版社方面的建議，在今年夏天重新商討的結果，决定暫由小山代替淺田負責写作第三卷全卷，淺田只要有時間便予以协助，无论如何要在秋末以前完成这一部三卷本的著作。第三卷的出版距第二卷竟間隔了两年，应由作者負責，謹对支持这部書的讀者們深表歉意。此外，在第三卷中，由于总的篇幅有所限制，因而叙述多少是有些提綱挈領式的。关于这一点，願意在将来有机会时再作补充。

在第三卷中，第一章由小山和淺田共同执笔，第二章至第四章和附录出自小山之笔。至于附在卷后的《年表》，原計劃做得更詳細一些，但因篇幅所限，結果只好成了兼有全書三卷索引性質的簡略年表。对山家、堀井两位先生和承蒙关照的出版社各位先生表示感謝。对于曾在参考資料方面大力协助小山的森田兄及其他好多朋友們，我們也深表謝意。

小山弘健 淺田光輝

1960年10月

目 次

序言

| | |
|---|----|
| 第一章 帝国主义体制的危机..... | 1 |
| ——农村危机和新軍閥的抬头 | |
| 第一节 政党政治的極盛时期 | 1 |
| 兩大政党对立的体制 (1) 田中內閣的垮台 及其原因 (8) 濱口內閣和坚决实行解除黃 金出口禁令 (14) 倫敦條約問題和政党勢力 错过时机 (19) | |
| 第二节 大危机和农村危机 | 24 |
| 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和大危机的重奏 (24) 农 业危机和农村危机 (28) 天皇制固有基础的 瓦解 (31) | |
| 第三节 階級斗争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漲 | 33 |
| 农村的階級斗争 (33) 殖民地的群众斗争 (35) 工人阶级的組織化和政治斗争 (37) | |
| 第四节 新軍閥的形成和發动武力 | 42 |
| 櫻会的組成和“三月事件” (42) 在野右翼 勢力的活動及其性質 (46) 若槻內閣的組成 及其政策 (49) “滿蒙”問題的提出和發動 武力 (51) “九一八”事變的政治意義 (55) | |
| 第二章 帝国主义战争的發动..... | 59 |
| ——从“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战争 | |
| 第一节 在“滿蒙”确立軍事統治 | 59 |
| “十月事件”失敗和“五一五”事件 (59) 斋 藤內閣的成立和“救农”国会 (66) 事變后 的工人运动 (71) | |
| 第二节 軍部、政党、官僚和財閥爭夺政府內的主导权 | 73 |

| | | | | | | |
|----------------------------|---------------------|----------------------|----------------------------------|----------------------------|---------------------|--------------|
| 退出国际联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73) | 政党、財閥的反扑和政党联合运动(75) | 阶级运动的轉向和悲慘結局(82) | 軍部、右翼勢力的反击和岡田内閣时期对“天皇机关說”的抨击(84) | 革新派軍部分裂和“皇道派”与“統制派”的对立(87) | “經營滿洲”和壟斷資本主义(91) | 天皇制的两条道路(95) |
| 第三节 經濟軍事化 |97 | | | | | |
| 战争經濟的准备阶段(97) | 官办和民办軍事工业的急剧膨胀(99) | 壟斷資本对軍事生产的控制(102) | 国家資本同私人壟斷資本的結合(105) | 重工业化学工业的發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107) | 农业的資本主义發展(109) | |
| 第四节 “軍閥和財閥联袂”和新戰爭政策 |110 | | | | | |
| “二二六”事件和“統制派”在陸軍中称霸(110) | 广田内閣和“國策准則”(113) | 軍部同政党 | 的冲突和宇垣、林两内閣(118) | 内外政策的再度危机和近衛内閣(124) | 日中战争开始 | (128) |
| 第三章 帝国主义战争的長期化 |130 | | | | | |
| ——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 | | | | | | |
| 第一节 帝国主义战争的歧路 |130 | | | | | |
| 帝国主义自取灭亡的开端(130) | 戰爭目的 | | | | | |
| 不明确和指导战争的弱点(134) | 近衛内閣 | | | | | |
| 时期在和平問題上的斗争(136) | 近衛内閣 | | | | | |
| 垮台和战争的長期化(142) | | | | | | |
| 第二节 向战时經濟体制过渡 |145 | | | | | |
| 从經濟上的准战时体制到战时体制(145) | 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战时改組(149) | 軍事工业的扩充和中小工业的地位(151) | 日本式的国家壟斷資本主义(157) | 殖民地战时体制和軍事掠夺(161) | 粮食問題和农业生产关系的分化(165) | |
| 第三节 戰爭指導方面的僵化和混乱 |167 | | | | | |

| | | |
|-----|---|-----|
| | 因战局僵持而造成的政治和战略上的混乱 | |
| | (167) 欧洲战争爆发、结束日中战争的良机 | |
| | (173) “新体制”运动和南进战略的竞争 | |
| | (178) | |
| 第四节 | “新体制”和走向冒险战争的道路 | 184 |
| | 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和“新体制”运动的变质 | |
| | (184) 南进开始和对外关系的变化(190) 官僚和垄断资本家争夺统制经济的主导权(193) | |
| | 从德苏开战到日美开战(196) | |
| 第四章 | 帝国主义战争的毁灭 | 201 |
| | ——战争失败和双重帝国主义体制的瓦解 | |
| 第一节 | 天皇制军事专政 | 201 |
| | 太平洋战争的进攻阶段(201) 东条独裁和“翼賛政治体制”(205) 天皇制军阀专政的东条内阁(209) | |
| 第二节 | 指导战争的危机 | 213 |
| | 东西方战局的转变(213) 反东条运动(217) | |
| | 指导战争中的新矛盾和新方式(220) 东条独裁的崩溃(223) | |
| 第三节 | 战争经济的限度和解体 | 226 |
| | 战时统制经济的最后阶段(226) 重工业化 | |
| | 学工业的“决战体制”(230) 垄断资本的战时牟利及其限度(233) 土地革命基本条件的潜在发展(236) | |
| 第四节 |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 | 238 |
| | 向结束战争过渡的中间内阁小磯一米内内阁 | |
| | (238) 结束战争的内阁和结束战争的工作 | |
| | (243) 天皇制军国主义和双重帝国主义的瓦解(248) | |
| 附录 | 日本帝国主义文献解说(三) | 251 |
| | 日本帝国主义简略年表(1868—1945年) | |
| | (第一、二、三卷) | 257 |
| 译后记 | | 266 |

第一章

帝国主义体制的危机

——农村危机和新軍閥的抬头

(1928—1931年，昭和3—6年)

第一节·政党政治的极盛时期

两大政党对立的体制

1927年(昭和2年)5月初，即在田中内閣組成后不久的国会临时會議召开之前，宪政会同政友本党合并的时机已經成熟。两党暂以“新党俱乐部”这一名称出席了国会會議，在會議閉幕后正式合并，6月1日立宪民政黨宣告成立。滨口雄幸任总裁，前宪政会总裁若槻礼次郎和前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担任顧問。在政友本党内部曾有十余人对合并不满，已在事前退党而再度参加了政友会。政友本党在1924年(大正13年)护宪三派成立的时候，从政友会分裂出来而成为清浦超然内閣的执政党。三年以来它一直使政党政治的前途暗澹无光，終于为形势所迫而徹底瓦解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于是进入了政友会和民政黨“两大政党对立”的新阶段。可以说，这意味着自护宪三派成立以来第一次确立了議会政治。

民政黨創立伊始提出的新政綱，一开头就強調必須实行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說“必須将全体国民的意見反映給国

会，在天皇的統治之下，貫徹实施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这同宪政会的建党宣言比較起来，有了显著的进步。宪政会的建党宣言曾經写道：“尊重天皇的大权，严格明确內閣的職責，俾使国家大政方針經常能在全民的基础上运用”（參見本書第二卷第63頁）云云，从而把天皇的权力提到最高的地位。必須指出，这一进步是从宪政会建党到民政党成立的十年間所开展的民主主义运动和护宪运动的反映，特別是对两年前实施的普选法的極为敏銳的反应。民政党政綱中其余各条款是：“分配公允，剷除社会不安的祸根”；“坚持国际正义，加强种族平等和資源公开原則”；“求学机会均等，使教育切合实际”；“破除立法、行政和地方自治上的違背时代錯誤的陋習，实现同新兴的时机相适应的改造”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它决心积极地适应人民群众要求参与政治的时局。前宪政会綱領中所列的条款，如“同各国增进友好”、“加强財政經濟基础”、“培育立宪思想”和“实施社会改良政策”等条，都不过是些消極的、溫和的政綱，而民政党的政綱則表明它力圖發展为近代議会政治的政党。

政友会是在1900年（明治33年），即在日中（甲午）战争后民族主义盛極一时的时期組成的，它拥戴伊藤博文为总裁。当初制定的綱領，其后絲毫未加修改，原封不动地沿襲下来。其中列有一些维护官僚制度和加强国家政权的項目，如“遵奉和輔佐实施維新中兴的鴻猷”、“使行政职能臻于完善和公正”、“充实国防和保护国家权利”等条。并且列有宣傳排斥弱小、臣事强权的思想以奉迎当时民心的項目，如“施文明之政，使他乡之民倚而安之”便是。特別是由于其中載明“重視政党

对国家应負的責任”，因此更露骨地表現出政友会不是一个为国民利益着想的政党，而是一个以維护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中心任务的政党。民政党的新政綱虽然提到“全体国民的意見”，主張“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尽管沒有越出欽定宪法的范畴，但畢竟表明它具有实现資产阶级立宪政治的意愿。而政友会却旧态依然，照例維护它那过于陈腐的、極端忠君的、国权主义的綱領。这畢竟是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两党在时代發展上的距离。

前面已指出，所說两大政党对立，当然并不等于說它們之間存在着本質的、階級性質的區別。政友会和民政党同是以資本家和地主为支柱的政党，其行动为这些有产阶级上層的特权財閥所支配。據說政友会和三井財閥有着很深的因緣，而民政党則和三菱財閥过从甚密。本来，三井和三菱都是在極权主义的君主权威的庇护之下，依靠天皇制国家政权而积累巨万財富的財团，都强烈地具有所謂“天皇主义資产阶级”的性質，因此政友会和民政党都具有浓厚的君主制資产阶级政党的色彩。

但从政党的成分來說，政友会是由自由党演变而成的，主要以地方上有权势的資本家和地主为基础；而民政党則是由改进党即进步党演变而成的。与政友会不同，它以城市工商企业主和中产阶層的知識分子为支柱。而且，成为政友会和民政党的后台的財閥壟斷資本在活动的方式上也大不相同。三井財閥是以通过三井物产公司壟斷商业和对外貿易为主的財閥，依靠經办批發商业控制全国的商业。三菱財閥本来是个以开办邮船企业来壟斷海上运输业起家的財閥，后来进而

一方面創办并扩大了保險企业，另一方面以造船业为中心，迅速地向煉鐵、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門發展（參見淺田光輝：《日本壟斷資本的市場範圍》，載靜岡大学研究报告《社会科学》1955年第4期）。由于各有各的市場範圍，因而三井財閥的活動範圍帶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它和广泛的土生土長的地方資本，如批發商、地主兼資本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此不同，三菱財閥的活動範圍帶有更显著的城市性，它和城市工商业資本有密切的联系。

政友会和民政党由于有这种背景上的不同，自然而然地就产生出不同的“党風”：政友会固守旧时代观念，思想陈腐，作風保守，趋炎附势；民政党能够銳敏地察覺时勢并与之相适应。政友会的作風是老爷式的、打手式的；民政党的作風則是紳士式的，开明官僚式的。政友会的这种党風，已在被称为“反动內閣”的田中內閣的整个內政外交和去就存留問題上典型地具体表現出来，尤其集中地表現在对华政策上。田中內閣的唯一招牌，是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积极”的强硬外交。它打起这塊招牌，断然三次出兵侵入山东省；它把宪政会內閣通过幣原外交政策坚持了三年之久的不干涉方針从根本上推翻了。

在內政方面，田中內閣每当遭遇到政局上的困难时，始終是利用天皇的大权而漠視国会，从而在刚刚走上正軌的政党政治的行程上留下了丑恶的污点。

在田中內閣組成后，两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对比是：民政党因为是由宪政会和政友本党合并而成的，所以議席增为二百一十九席；执政党的政友会只有一百六十多席，处于劣势。因

此，反对党决定在 1928 年（昭和 3 年）年初的第五十四次国会平时會議中提出对内閣的不信任案；而执政党却先發制人地解散了国会。2月 20 日举行了大选，这是普选法实施后的第一次大选。在举行这次意味深長的大选时，政府通过司法界官僚出身的内相鈴木喜三郎，恣意进行干涉、妨害、收买选票，并且發表了主張奉行“皇室中心主义”、威胁和压迫議会政治的声明，公开干涉普选的实施。

尽管如此，大选結果，政友会的議席虽增加到二百二十一席，但民政党只丢掉两席，仍然保有二百一十七席；无党派人士占有十五席；无产阶级政党各派占有八席；实业同志会占有四席；革新党占有四席。因为执政党未能获得过半数席位，所以在选举結束后召开的第五十五次国会临时會議开幕时就出現了混乱状态。在野党决定追究政府干涉选举的責任，准备了包括尾崎行雄提出的对鈴木内相的彈劾在内的“关于政治国难的決議案”，以及民政党的总结式的对内閣不信任案。但是政府在在野党将向国会提出上述決議案和不信任案之前，奏請天皇頒布国会休会三天的勅諭，企圖在这期間分化和离間在野党小党派。政府的这项活动未能成功，因此国会再休会三天，并使鈴木内相單独辞职，从而获得一部分无党派議員的支持，終于使对内閣的不信任案以审议未了的形式而告終，勉强地度过了国会的难关。在这次国会临时會議召开之前，即在大选結束后不久的 3 月 15 日，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大肆逮捕日本共产党党员，逮捕了将近两千名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这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举行第一次普选的时机公开进行活动，显示它的組織力量和影响的迅速加强，而政府对这种趋

勢感到恐惧的緣故。政府在进行了这次鎮压之后，又繼續向国会临时會議提出了“治安維持法修改方案”，在其中增加了死刑和无期徒刑，企圖加强鎮压。但由于政府严重地干涉选举所造成的不信任政府的气氛，使“治安維持法修改方案”流产。然而，政府在国会會議閉幕后，請求天皇頒發緊急勅令，强制地頒行了修改方案。对于政府这种輕視宪政的做法，社会上一致集中地进行責难，甚至樞密院也認為政府濫用天皇大权而不得不对它提出警告。

田中首相在国会會議閉幕后，在补充內相的同时实行內閣改組。这时，党內的实力派森恪和干事長鳩山一郎勾結在一起，極力拉久原房之助参加內閣，而党內元老却加以反对，因此在党內發生了派系糾紛，以至出現了文部相水野鍊太郎提出辭呈的風波。久原房之助是个官僚資本家，是創立新兴的久原財閥的政商。自田中就任总裁以来，他一直就从經濟上予以支援；他协助森恪，成为他实行田中內閣的进攻大陆政策的幕后合作者。在执政党处于劣势下，田中为解决党內糾紛而絞尽脑汁。当他把水野的辭呈交給天皇时，曾表示希望“讓他繼續担任現職”。由于天皇說要水野“留任”，水野隨之决定不辞职。人們指責这是为了維持政权，而妄自利用天皇的“优渥”行事，于是問題鬧得严重了，終于水野也就不得不陷于辞职的窘境。尤其是貴族院各派联合發表声明，說这是“極端輕率而不謹慎”的行为。田中并不理会这些，企圖佯作不知而蛮干下去，因此激起貴族院更大的气憤，使这个問題在僵持的情况下留待下一年召开国会會議时解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田中內閣这种專一仰仗天皇的“超然主义”做法，終于連貴族

院都不得不起来反对了。

此外，同年6月4日清晨，出于执行对华强硬政策的人們的意料之外，如前所述，突然發生了关东軍强硬派炸死張作霖的事件（參見本書第二卷第三章）。政府在惊慌之余，为了尽量掩盖事件的真相，除由陸軍省新聞班在事件發生后發出“張作霖負輕傷”的消息外，对所有的言論和報道加以严厉的管制，为对事件作善后处理而煞費苦心。如果真相暴露了，軍部上級首腦当然难辞其咎，內閣也难免总辞职。据有人說，田中首相在事件發生后，立即參見天皇，報告天皇說：“好像陸軍里有人是主謀者”，并且說明“已使陸軍大臣进行調查”（見《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一卷）。然而，后来政府由于受到害怕負責的陸軍上級首腦的压力，并且被配合軍部、在黨內掌握实权的森恪等人所逼迫，在事件發生一星期之后，即在6月12日發表聲明說：“凶犯是携有国民革命軍关东招撫使信件的三个中国人”，仿佛那是国民党的阴谋。政府的声明、企圖隐瞒真相，使事件不了了之，采取了逃避一切責任的态度。声明沒有涉及其中的阴谋策划，即：关东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上校）等人是事件的当事人，他們使奉天（沈阳）的中國流寇充当凶犯，而又把他們假裝成蒋介石軍隊的便衣。但是，領事館的警衛已把事情的真相报告給外务省，并且，中国的報紙和外国報紙在事件發生后，立刻就指出了“日軍在幕后操縱”。問題極其严重。依靠政府的这一显然虛偽的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收拾局面的。国际輿論早就在非难田中內閣的对华强硬政策，由于發生了这一事件，其非难之声愈加强烈。在国内各界，虽然報道受到了严厉的管制，但人們却把这一事件叫做

“滿洲某一重大事件”，对政府所持的态度进行責难，要求公布真相和追究責任的呼声日益高涨。

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了另一个問題。1928年8月27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巴黎條約會議上簽訂了“非戰公約”。一些人抓住了公約第一条中有“以人民的名义”这个辞句，使它变成严重的政治問題。他們認為这个辞句違背日本国体，違反規定天皇握有大权的日本帝国宪法。因此，这项公約要想得到在天皇大权問題上特別頑固不化的樞密院批准，那是極为困难的。

政府面对着这些累积如山的重大問題，来迎接在年底召开的国会平时會議。

田中內閣的垮台及其原因

1928年(昭和3年)12月召开的第五十六次国会會議，到了新年，即从1929年1月起，正式地进行討論。这时，国会果然变成在野党强烈追究政府过失的舞台。众議院各党派的势力对比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因为以床次竹二郎为首的前政友本党，估計到張作霖被炸事件将使政局大为改变，梦想另外建党夺取政权。它在去年8月1日又退出了民政党，建成“新党俱乐部”，而成为拥有三十个議席的新势力。执政党对革新俱乐部作了工作，勉强地占了过半数的席位，从而把在野党接連不断地提出的“要求公布滿洲某一重大事件真相決議案”、“對內閣不信任案”和“彈劾久原递信相案”(优渥問題)等提案一一駁回，并且在引起一場乱打亂鬧之后，强行通过了以重新实行对执政党有利的小选举区制为目的的选举法修改案。政府

由于得到了失去政权的床次的“新党俱乐部”的支援，才勉强地摆脱了众議院这个难关。

然而，从去年發表关于优渥問題的声明时起，就已摩拳擦掌、摆好了架式的貴族院，情况大不相同。在貴族院，政府在优渥問題、“非战公約”批准問題和張作霖被炸事件上，受到各派的严厉追究。特別是优渥問題，他們把去年6月間發表的声明原封不动地变为決議案——“責問政府的決議”而予以通过。这个決議就等于对内閣的不信任案。

政府失掉了貴族院的信任，瀕于总辞职的最后关头。但是，田中首相对于这一切追究，却始終坚决地采取逃避責任的态度，企圖使問題不了了之。因此，貴族院各派用否决和擱置政府所有重要提案的方法来进行报复，露骨地表示出不信任政府的态度。田中内閣已完全走到穷途末路，但田中首相却仍然不願下台，在遍体鱗傷的局面下結束了国会平时會議。国会會議虽然結束了，但是問題仍悬而未决。那就是“非战公約”的批准和負責處理張作霖被炸事件等問題。

国会會議閉幕后，政府立即奏請批准“非战公約”，然而，果然未出人們所料，樞密院抓住那一句話，拒絕批准。政府于是从各方面进行活动，三拜九叩地力求予以諒解，但是沒有成功。最后由于加上了一項政府声明，才获得了樞密院的諒解。声明写道：“鉴于帝国宪法之条款，此項公約独日本不能适用。”6月27日才好容易办完了批准手續。

至于張作霖被炸事件，因貴族院和众議院曾进行过强烈的質詢，如何处理便成了社会上最关心的問題。众議院中在野党提出了要求公布真相的提案；貴族院提出了更加尖銳的